

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露出的發展新錨點

李家濤

科大商學院副院長及管理學系講座教授

上月底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出席了在泰國舉行的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，與東盟各國領導人。就全面深化合作達成廣泛共識。繼溫家寶訪問之後，國家主席胡錦濤上周到馬來西亞、新加坡進行國事訪問，並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(APEC)第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。事實上，中國視東盟為最重要的政治、經濟和外交平台之一，是國家發展戰略非常重要的一環。

在今次星馬之旅的訪問中，胡錦濤在馬來西亞第一站，便與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深入會談，兩國同意認真落實《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》，積極開拓新的合作領域，尋求新的合作方式。可以說，中國在金融海嘯後，在全球危機中，經濟恢復比歐美快速，而且更凸顯了中國崛起的力量。難怪匯豐集團主席葛霖近日清楚表示，全球重心已從西方轉向東方，且這種轉移的速度可能在加速，若然今年中國 GDP 的增長速度會達到 8% 的話，歐洲可能只是 0%。

全球發展重心東移

事實上，在全球發展重心，由歐美轉到亞洲，這個趨勢，將在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於明年 1 月實施後，形勢會更明顯。按照中國-東盟 10+1 的協議，2010 年 1 月 1 日，中國-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如期建成。中國與東盟之間九成以上商品，將實現零關稅。這個中國-東盟自由貿易區共有 19 億人口、接近 6 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、4.5 萬億美元的貿易總額。經濟規模超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，成為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「世界上最大自貿區」，這個發展趨勢的確不容忽視。

面對世界重心東移和中國-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，香港應怎樣部署？據《廣州日報》的報導，粵商已主動將物美價廉的「廣東製造」產品推向東盟市場，對東盟出口在今年三月份起，增長率持續提升。

很明顯，中國的進一步發展，更開放市場、發展內需、推動第三產業(即服務業、金融業)，是國內經濟的未來方向。在內地推動現代服務業的大前提，香港的參建力不可小看，社會各界亦希望政府出力拓展與內地經貿來往，粵港合作的協議亦已

落實啟動有關項目。筆者認為有了方向感、行動組織仍未夠完善，還需要有個時間表，運用十年計劃(2020年)的模式，定出時間目標。以下先說出2020年關鍵性的理據，然後再討論十年計劃的內容和參建者，及要點的考慮因素。

香港宜定出2020發展戰略

2020年是個對內地和港澳很重要的年頭，兩個國家級戰略性發展都以它為期限，這兩個項目都與香港有密切關係。首先，就是《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(2008-2020年)》，充滿粵港澳合作的同城發展構思。這個大型的合作安排，除了基礎設施的對接，更對共同發展現代服務業寄予厚望。而高新科技的產業化、環保合作、多市生活圈等，也以世界級城市、國際性競爭力為目標，高附加值的產業，更可以助居民收入翻一番。

這些合作範疇涉及不同地方單位的溝通，我們多了磨合經驗，亦增強香港作為外資進入國內市場的跳板價值。《綱要》項目的進行，在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下，仍可保留香港特色、本土文化。粵港澳的互配互補，將會融合成一個強而有力的珠三角經濟區，2020年這個願景就要實現。作為重要參建夥伴，我們要按一個時間表和十年計劃去檢討進度。珠三角服務業發展具先行先試的作用，對國內其他地區提供示範，這是另一個2020年的指標性。

第二個以2020年為竣工期的，就是中央支持上海打造為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。自從有關公佈發表後，上海方面已開始策劃，坊間更傳出一些H股回歸A股的風聲。明年上海主辦世博，他們定會利用這盛事，宣傳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大計，把它推上國際舞台。到了2020年上海必會交出水準，也是內地金融服務業配合國家經濟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的里程碑，這點不容置疑。面對競爭，香港必須善用未來的十年，推出有助財經行業部署好競爭優勢。現在距離2020年就是足足十年，十年計劃是時間和行動的吻合。

十年規劃的利弊得失

十年的規劃令人聯想到規劃經濟，豈不是違背香港的自由市場、無形之手、小政府的原則？這裡所指的十年計劃，政策部門主持籌劃、諮詢、聯絡，基建項目要立法會通過撥款。政策是扶持、開路為主，「主角」仍是私營機構(private sector)、不同界別的專業、利益相關者。將來適應市場需要而作資源調配的，也是出自民間智慧，並非必然違反市場力量。

跨年度的策發計劃，在西方國家也有採用，例如加拿大卑詩省、美國一些地方市政府、各國知名學府、有目光的機構，都有自家的「看得遠」策發計劃，及設立機制去推行、跟進、檢討。本地的機構，也有應用長遠策發計劃，因為認定本身想達到的定位，循着步驟去配備，定期作進度評審，才能貫徹始終，完成使命。

有些看法，認為現實環境充滿變數，使用五年、十年計劃，可能削弱靈活性、應變力，大規模的長遠投資，誰有十足把握是看得那應準？對於香港而言，屬開放式小經濟體系，外圍因素、經濟週期，已不是新聞，能夠減輕外圍的週期性 (cyclical) 影響力，是值得長遠性社會投資。現在國際舞台進行結構性 (structural) 變動，中國的經濟前景樂觀，這一點也是香港的發展基礎所在。

香港可出的力量，自然來自社會的優勢傳統。有份籌劃這個十年計劃的，就少不了四大經濟支柱、六大優勢產業的業界代表，及非直接從事這些產業的，例如教育界。商會組織、中小企代表，都有向政府反映意見的習慣，更有在施政報告前提出重點建議，他們的觀點要細心聆聽。業內意見充滿市場經驗，也提供第一手碰釘資料，為政策推行提供驗證。CEPA 推出多年，仍說有小門未開，就是反映出中港兩地思想差距，也只有透過官方溝通才能水到渠成。

負責籌劃的部門，更可借助貿發局的經驗，對個別市場或行業獲取獨到分析。面對上海在金融業的挑戰，財經機構、交易所、金管局、證監會、學者，都是應對策略諮詢的成員。另一個資源就是智囊中心的政策分析，這方面歐美國家都有例子，香港尚待規模。政府應考慮透過撥款，資助成立一個跨院校的智囊中心，認定核心強項，不偏不倚地對政策及國際發展作研究分析，更能帶來國際交流。

規劃要點與落實推行

面向 2020 年內地服務業及金融業向世界顯示實力，香港參與的獨特貢獻，離不開香港競爭優勢的根緣，就是：1. 多元文化社會；2. 專業及法制與西方銜接；3. 開放式經濟，鍛鍊出應變能力；4. 市場意識提升競爭力、經濟效率；5. 一國兩制、獨立司法為中外貿易提供法理保障。基於這些香港色彩，現在對十年計劃提出幾點意見，着重多面性鞏固金融業實力，應對將來上海做成國際金融中心帶來的競爭。

多面性指香港作為金融中心，不單是證券市場交投暢旺，更是具備商貿中心其他優勢。例如，2007-08 的施政報告已提出打造香港為亞太區仲裁中心，做得到就為商貿服務鞏固實力，強化法理公正的形象。香港要發展成解決爭議的主要中心，要善用專業資源，捷足先登，愈做愈多，建立口碑，搶得發展先機，令新加坡和上海無從構成威脅，所以目標必須盡快完成，不宜延宕。

還有，觀迎新興經濟、東歐國家等企業來港招股，香港要成為最活躍的資本市場。投資市場懂得處理高風險、高回報，就是要對小股東有口障的公平機制，及上市公司的機構管治文化有透明度。本地證券市場其實早已跳出境外，港交所數字顯示本地股市總市值裏，紅籌和 H 股佔大約五成。既然內地企業能滿足來港招股條件，在其他新興經濟也應存在合適的機會。香港社會是多元文化，證券市場作為交易平台及國際化，象徵香港市場國際性的特別意義。

類似的構思，亦見於港府探討發行伊斯蘭債券，就是讓人民幣債卷較快推出而已。債券市場的活化，不論是以港元或外幣發行，也是鞏固本地金融業另一個重要環節。人民幣業務是另一個金融業的主要發展方向，港深作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的試點，是建於香港對資金自由出入的經驗，正是人民幣部署自由兌換的最佳觀察機會。有關香港銀行的人民幣業務發展，CEPA 也開了新的門，為未來香港銀行進入珠三角市場鋪了路。

很清楚，香港成功塑做這個多城市生活圈，到 2020 年也會找到新的優勢。面對世界發展重心轉移亞洲，以及中國—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，這個發展趨勢，無疑令香港可更清晰地找到了發展戰略的錨點。